

王芃生回憶錄

王芃生

本年五月十七日為前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逝世十週年，本誌承台灣新聞報記者陳爾靖先生交來王芃生先生回憶錄題為「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頗富史料價值，是一篇彌足珍貴的好文章，謹予全文揭載，以饗中外讀者，並紀念國際問題權威學者王芃生先生。

編者

一、幼年所受革命思潮之

影響與見聞

予生於甲午戰爭之前一年，與憂患俱來，乃宿命所定。先父母雖承家道中落之後，然能安貧樂道，先人後己，跡近禹墨。自幼所受薰陶，對於我之性格思想，影響極深。五歲受書，知識漸啓。十歲受最末一次童子試後，即停科舉，與學校矣。

醴邑僻處湘邊，聲氣閉塞。在科舉時代，湘習以「醴陵文章」為不通之代名詞。雖鄉先賢湯天漢、吳德襄、李青藩諸先生，曾享盛名；然皆以古文辭見長，而非試帖八股之健者。自株萍鐵路開通，輪船可經株州、湘潭、長沙，以達於江海，於是吾邑文運大興，思想急進。邑高等小學堂監督潘晉（蘆生）、教習文俊勳（海濱）、劉澤湘（今希）、王泰鍾（小風）、張羽曦（子沛）諸師，皆留東歸來之新人。與邑先輩寧調元（仙霞）、文斐（牧希）、蕭躍鯨、謝肖莊等，多屬同盟會會員。在東城開設醒民書局為機關。流通新書，盛倡排滿革命。並以肩挑貿易，轉販於鄉間私塾，謂之賣「時務書」。時予已考入高小第一期，為甲班，受諸先生之啟發鼓舞，愛讀猛回頭、革命軍、自由鐘、自由血、浙江潮、洞庭波

等各革命書誌，思想因之躍進。雖以年幼，尚不知如何纔能革命？然心嚮往之矣。仙霞先生，因黨禍入獄。猶時寄獄中感事詩到校，勗勉同人。最令予感動者，有云：

「千年華表鶴歸遲。愁絕川原異昔時。劍埋豐獄還街斗。柯爛衢山爭看棋。」

惜後半予已忘之。首句悵不知何時得歸？次句歎時勢日非。三句示此心堅定。四句勗吾人毋徒傍觀！追念先烈，至今愴痛。時適有先輩某，欲為予議婚。予抄寄此詩並賦春日雜感以明志：

「落水青山如鏡黛，含煙翠柳似顰眉。即今兒女懷春日，正是英雄勵志時。」

承不以為忤，並復書嘉勉。予得力於先輩之寬容鼓舞者，至今難忘。惟予少作之能憶及者，特寥寥耳。旋以無力繳費，至最後一學期，竟致輟學，而轉入不收學膳費之醴陵職業學堂藝徒班，習陶畫及陶業化學。畢業後，作工一年半。稍積工資，得有赴省投考陸軍小學之旅費。

職業學堂，為熊希齡先生所倡辦職業公司之附屬學校，在醴陵北門外之姜灣。屋後為姜嶺，俗名營盤嶺。時為巡防營管帶趙春霆駐防之處。常聞殺人！奔瀾醴起義之役，在吾邑新洋等地，坐草臺，舉義旗者，多會黨中人。而彈壓慘殺義士者，乃巡防隊。事後夜殺餘黨章蘭亭等三人之慘絕人寰，為予在姜灣所耳聞目覩。載在予所寫「

夢痕片影錄」。但黨史編纂委員會所編「黨史概要初稿」，關於此事，特標明醴陵一組，為防營兵勇。瀏陽一組，則為會黨。當時或有誤報，未知別有確據否？以予寡聞：則萍瀏醴舉義之基層組織，皆為會黨。萍鑛工人，固亦會黨所操縱。至於醴陵防勇，則似居於反動地位。尙冀黨國先進，再加考訂，以昭信實。否則防營掠美而義士含冤矣。

陸軍小學時代，為予參加革命運動，及奠定立身治學之重要關頭。予既幼受革命思想之陶冶，復獲投筆從戎之機會，於是治學益勤，亦知擇友。當時長沙學界，有「叫化修業」（修業中學尚儉樸，多苦寒子弟）「腐敗師範」（指優級師範之長衫隊），「美人實業」（多富秀子弟服飾都麗），「奴隸陸軍」（以有上下無是非有服從無理由為教之故）之通稱。予入堂之初，頗以為慮。幸當時總辦為文人湯魯藩。與歷史教習張佩衡，修身教習陶忠靖，國文教習鄭海南諸先生，乳水交融，握有實權，武教習尚得仰承顏色。予在同學中，除體操外，功課較好，尤以文史見長。考試從未出前三名，深得諸師之愛重。因有在校外結交師友之便，並不時得請操假，以其時間博讀羣書。此雖武教習所不喜，而文教習反嘉勉予之敏學潛修。由今思之，固未可為訓。但予之治學基礎，賴以奠定。唯予弱冠得參加革命之光榮

者，雖獲校內師友之庇蔭，然實出於校外師友之引導。

校外師友中，當時影響最深，或曾共患難者，以曾傑（伯欣）、劉勤（硯城）、周岐、劉敦渠為最。敦渠為同學劉敦榮（後改名劉嚴）之胞兄，年事稍長。已加入同盟會在長沙吸收青年之一秘密組織，名曰嘜鳴社。其幕後為同盟會員曾劉等所主持。經過嘜鳴社往來測驗，認為思想堅定者，始介紹入同盟會。已酉秋末，過從既密，始為子言，邀為加入。並引予見曾劉兩先生。時以革命互勉。峴城先生並為予等述湖南革命大先輩曾靜之佚聞故事。贈「大義覺迷錄」一冊，暢談其反駁官製偽書之見解。予夙富歷史興趣，感動尤深。庚戌之夏，更由硯城先生得識賀寅午先生。時在邵陽中學主講國文，鼓吹革命。翌年，譚心修先生由上海來，傳達革命消息，即住該校。寅午先生因評點試卷，遇革命文句，輒加圈點贊賞。旋被奸人告密，而處死刑。予所湘湘省革命文獻，竟遺其名，亦一疏漏。

辛亥仲春，邑人蕭躍龍，隨譚石屏諸先輩返湘，傳達黃克強、趙伯先諸先生奉總理命策動各省相機起事。湘中同志，甚為興奮。曾傑與邑人文斐等皆預其謀。曾所辦文明繡業女學堂，當時為長沙革命之策源地。時最注重新軍及防營弁目，以及陸軍學生、綠林義士等。各學校皆有潛伏同志。體操教習，亦所珍視。予於是時始識涂鑑衡、周岐等。涂即體操教習之一。周在落星田實業學堂，予在陸小。以校規較嚴，提調夏國楨善逢迎長官，又與予等不被害後，曾受其「留堂察看」處分。尤以賀寅午先生被害後，予等頗存戒心。除與同學陳圖南、田亞龍、黃承笏、劉敦榮等五人，互相策勉以外，僅以友誼方式，連絡其他同學。個中底蘊，未敢多以語人。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事敗之後，保皇黨及清吏之狡者，益大放其「革命將招外國干涉無異自速

其亡」之詭說，以搖惑人心，期阻革命思潮之澎湃。我海外同志耳濡目染，固熟悉國際情形。且本黨胚胎時代之與中會創立章程，即規定：

「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講求與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可見本黨眼光遠大，自始即注重研究國際問題。我總理深知為啓導革命順境，外交最關重要。庚戌廣州失敗後，即以策動國內起義事宜，交統籌部黃興、趙聲諸先烈承辦。而對外宣傳策動，則自任其難。其奔走海外，非僅為籌款與擴展海外黨務，而欲預獲友邦諒解與援助，至少不加干涉，尤關重要！例如獲得法國陸軍部命其武官布加卑向總理傳達法政府贊助革命之好意。其後武昌起義時，總理在美洲已獲同情。以英國態度，尤關重要，乃離美赴歐，與各國政府接洽，預弭外力干涉之障礙。

總理多年在外交上之活動與成就，在辛亥推翻帝制政府一役，實顯示以外交補助軍事之偉大成功。故當時清督瑞澂，曾一度向駐漢領事團乞援。法方果踐前言，其領事又為總理舊友，故在領事團會議席次，即首先主張武漢革命目的，在改革滿清政治，各國不宜加以干涉！俄領附議，他無異言，遂得議決宣告中立。彼時德國雖欲支持清廷，亦僅有二三武弁，潛伏清軍，暗施技術援助而已，畢竟不敢倡言干涉，與公開援助。否則以當時南北兩軍之強弱懸殊，倘非總理預造此良好外交環境，以資掩護，以補軍力所不及，則恐清敵愈張，革命軍不免為之奪氣，其成敗未可知也。

總理外交上之偉大成功，在今日固值吾人追慕與效法，但當時國內同志之任務與心力，皆集注於刺探清廷弱點，一意講求起義方法。對國際外交，無暇兼顧。因之，難有明確堅定之見解。故保皇黨與清吏所散佈「革命必招瓜分」一事，在當日頗有啓人疑懼之作用。尤以黃花岡惡耗傳到長

沙，若干同志，不免沮喪。適上海同志密運革命書籍多種到湘，祕密分配各同志傳閱。（是否譚心修同志帶來，記憶不清）予等亦分得五份。中有汪精衛所為小冊一種，表紙題名「立憲外交問題」，內容以反駁「革命必招瓜分」為主。並詳引上年葡國十月革命之近事為例，證明革命決不致招外國干涉。且惟革新政治，方能邀外國敬重。聞述總理惟革命可以救國之大義。在彼時確不失為一對症下藥之精神食糧。迷霧為之一掃，人心於以振奮。予幼讀呂先輩劉彥（式南）初版「中國近世外交史」（後改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曾函予補訂若干條）對國際外交極感興趣。先是在職業學堂時代，曾受過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禮吉及一女教員松本某子之教育，飲聞留日歸國諸先輩所談明治維新事績，對日本問題，引起注意。在「陸小」得讀黃遵憲「日本國志」及「日本源流考」。又以革命先進，多往來日本，中日關係密切，至是更認識革命成敗與外交運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國際關係，以待有用。今汪逆雖中途叛變，然彼時小冊，迄刺攝政王兩事，予受其感動不小。依孔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一章教旨，雖今對汪深惡痛絕，送加口伐筆誅，然敘此事，仍當不以人廢言，亦中庸之道也歟。

二、參加革命戰役之開始

與感想

自四川鐵路風潮擴大，湘省亟謀再舉。曾傑、楊任、焦達榮、鄒永成、謝介曾諸先輩，或留省城主持，或分赴湘西、湘南、湘中，連絡策動。邑先輩文斐、羅維藏、丁洪海等，皆預其謀。並得張翼鵬（毓鯤）先生之護導。（時為新軍馬隊管帶）是時新軍及巡防隊之弁目，為革命主要實力幹部。予等亦得在馬隊各領子彈一排，並將刺

刀開口，以備緩急。蓋自天心閣密議洩漏，及李洽同志造炸彈失慎，逃入雅禮醫院後，湘中謀起義及其後謀響應武漢革命之事機，早被清吏偵悉。清撫余誠格，與巡防統領黃忠浩等密謀對策，將調新軍離省，而調巡防隊集結省城。並先令將新軍子彈，繳存軍裝局，每營只存衛兵警政所需之少數。連陸軍小學實彈演習用之少數子彈，一概封存，顆粒不留。並密派探目，分駐各機關學校，檢查信件，監視言動，情勢益增嚴重。

先是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之捷音，傳到長沙，人心為之歡躍！而清吏憂惶失色，警戒倍嚴，除封存子彈外，正擬實行調虎離山之計，欲將新軍四十九標兩營調岳州、臨湘，五十九標兩營調寧鄉、益陽，而以第三營陳書田管帶所部三隊，調常德，僅留其一隊守營底。（此營後為予在常德革命，得以倖免虎口之掩堡。）又飛調鎮守巡防隊五營來省，圖鎮壓革命，一如趙爾巽在奉天，調新軍屯張作霖防營進城，及其對付蔣方震（百里）、藍天蔚之故事。蓋其時八旗駐防已同虛設，故清吏多倚防營為指臂，而視新軍如蛇蝎也。然余誠格不知湖南巡防隊之弁目，多已隨新軍潮流，加入革命組織。而吾黨當初亦以黃忠浩為湘人，宜若可以大義動之。並曾有黃如響應，可舉為都督之一度私議。此事聞經先輩龍硯仙、鄒永成同志等數次密勸，始向支吾其詞，終露欲為中與名將口吻，此其取死之主因。

湖南自馬福益舉義失敗以來，一再密謀首義，或以時機未熟，或因防範過嚴，均未得果。及武昌起義，孤軍危急，不但武勝關未下，鄂北門戶，猶在北軍手中。且增援南攻，其勢方張。倘環繞武漢之湘贛川皖，不速起響應，馳軍赴援，誠恐再有中道夭折之危險！而余黃調虎離山，引狼入衛之毒計，正在進行。且黃不聽忠言，必謀反噬，湘局亦岌岌不可終日。此時湘中同志之焦急與激昂，非可以言語形容，即一般人心，亦期待

吾黨能奮不顧身，急公仗義。故湖南得首先響應，行所無事。飛兵援鄂，不誤事機。武漢軍心，因以大振！迨各省風起雲湧，清勢日孤，大勢定矣。

長沙起義，所以能兵不交鋒，而一呼百應者，外有 總理及黃（克強）、譚（石屏）諸公之感召。內有焦（達峯）、鄒（永成）諸先輩軍隊工作之得力。新軍下級官長與正副目中，多投筆從戎之智識青年。又得張翼鵬、陳強（時為馬步管帶）二公之護導，故發展甚順。即以巡防隊而論，雖其統領黃忠浩狡展個強，但其優秀弁目，亦多熱心革命。至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八月下旬，風聲七緊！此等實力幹部，曾密議於玉皇殿，分別承擔各營隊指揮發動之任務。復於會傑所辦之文明女學，密商對付余黃調虎離山之處置。雖舉事一再因故延期，幸負責連絡新軍之焦達峯先生已趕回省城，遂於八月廿七日，邀集負責各文武幹部，大會於賈太傅祠，（體育學堂）決於卅晚起義。鄉先輩文斐、丁洪海、左學謙等皆到會。予等於廿九日下午，始得通知，囑屆期見砲兵營火起為號，集合同學待命，聽新軍指揮。於是夜迄無動靜，新軍亦無人來。當時不解何故？九月初一日晨，忽聞砲聲三響，料為發動之新信號。正擬出外探詢究竟，提調已監守門衛，嚴禁外出。旋即吹號站隊。夏親到操坪指揮。聲稱：「革命黨已發難響應武昌，諸君此時欲做開國元勳，或中興名將？可由諸君自己決定。但校內秩序，不可擾亂。」云云。其模稜兩可之態度，已令人憤慨。此時門役忽報有人來校，傳達命令。提調請其到操場說話，始知焦都督派李達同志來，召予等赴諮議局聽令。並當場宣唱予等五人姓名，致引起同學譁然！謂革命何得有私心？僅傳五人前往。某君與陳圖南同志有世仇，竟敢乘機報復。倡言如此不公，可殺彼等！予知其故，乃高聲喝止：「不可假公義報私仇，予等可與同

學俱去，同生共死，不得內鬩！時僅予等有子彈，刀亦開口。李達亦自覺疏忽，當眾道歉。予等遂率全體同學赴諮議局。經焦都督勉勵一番，遂得無事，而湘局大定。當時僅殺巡防統領黃忠浩，長沙知事沈瀛兩人，及一狐裘搶犯，與一推小車藏有馬刀者。余誠格已潛逃。藩署親兵復妄謀反動，反襲官錢局，殺害同志一人，傷一人。旋被新軍包圍繳械，省城卒得免於戰禍。

旋寶慶等地，次第光復。惟常德巡防統領陳斌陞，辰沅水靖道尹朱益藩等負隅自固，反抗革命。九月四日，焦都督命予隨西南招討使楊任（晉康）、副招討使余昭常等赴常德。招討使署軍政科長為涂鑑衡，予及四期同學劉敦榮、武振，五期同學修驚歐、向忠勇等皆為科員。文案為靖港老人劉映黎，及刑名長沙熊某等，文武約七十餘人，於九月六日乘輪赴常德。楊為留日東斌體育學校出身，自川路風潮起後，即擔任西路之策動連絡任務，與會黨關係密切。余則為會黨首領，預定攜款前往，約集會黨中人來常德編軍。如陳不受招撫，即以武力討伐。可恃為友軍者，時僅有調駐常德火星池之新軍陳書田一營，亦祇有前左右三隊，後隊在長沙守營底。陳籍直隸（河北）。事前無連絡。所恃惟周隊官崇岳、葉排長松繁，及胡司務長某（忘其名），與弁目之贊助革命者。葉為予之同鄉，且為已故管帶邑先輩楊乘書（策三）之親戚。乃予之最可信靠者！然以與巡防營之實力相比，有天壤之別！但當時予等並非分批化裝前往秘密工作，乃正正之旗，堂堂之鼓，氣吞常德，目無防營。及今思之，在技術上雖覺幼稚，革命因幼稚而失敗者固多。然亦正賴有此幼稚素樸之稚氣，方敢革命。若過於熟透事故，計較利害；則將遇事趨避，一無可為矣。先烈多無憑藉，而敢與清廷肉搏，前仆後繼，卒能推翻三百年統治，剷除兩千年帝制者，其稚氣當較智術，尤為難能可貴！予以後死之身，追念

當年同難先烈，悵觸萬端，而對以幼稚為先烈諸病者，不敢苟同。今當國家重遭大難，作最後掙扎之時，對智識青年從軍諸君，固望其智術能駕現代強敵而上之。尤盼其勇往直前，奮不顧身之稚氣，無愧於革命先烈。忠魂烈魄，賴有此耳。

抵常德時，已近黃昏，官民均在江干鳴爆竹相送。蓋其時陳斌陞部，亦忱於新軍全體及省城防營，皆已參加革命之故，不敢貿然反抗。其他則皆衷心歡迎革命，且有多數為同志也。因以考棚舊址為招討使署。在焦陳無恙時，防營並無動作，若省城無政變，由此即能脅服陳斌陞，非不可能。此則楊余之所預料，故不復用秘密方式。但省城突生政變，則出其意料之外，故陳敢乘機為黃忠浩復仇。此種厲階，亦不在韻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時會黨中人，迄未到齊。除常德師範師生，同心贊助外，連警衛亦缺。乃建議：先調商團駐考棚，權充衛隊。力言不必專候會黨，應先與新軍商洽。俟會黨到齊，即以新軍為骨幹，混合編軍，較為有力。因念楊涂皆專習體育，我輩亦僅陸小軍事初階，指揮幹部極乏，故獻此議。幸承採納，並派予速赴新軍磋商，徵其意見，初不料予竟因此倖免於難也。

初十日，焦陳被害之電，被陳斌陞所扣，予等不及知。時所攜軍餉，皆官錢局票。市面忽生謠言，喧傳「革命後，大清官錢局票已作廢」。或為陳賊所放，欲以困吾輩，亦未可知。因此全員出動，向各公共廟宇，集眾解釋：「官錢局票由軍政府擔保，照常通用。」予以另有赴新軍連絡之任務，未參加演說。而逕赴火星池，訪葉排長。欲其介周隊官等談洽。比至，則皆已帶兵出巡，維持市面秩序。乃留條請其歸後來考棚一談，予回考棚，即告知商團門衛：在內候葉，到即引進，乃候至夜深，竟不見新軍任何人來，予殊不解。十三日侵曉，恐葉等外出。即更衣馳往，

欲一詢究竟。比至，葉尚未起。因語傳達：有急要面商，央再入告。引進晤葉，一面盥洗，一面責我違約。詳詢始知彼到考棚時，門衛稱全體出外演說，請其向各公共場所尋覓。致彼尋遍廟宇均無予之踪影，故以相責。猜度商團無訓練，或因門衛換班，未曾叮囑下手之故。因飭兵馳告周胡兩同志，彼等咸欲詳知省城消息，予則急於先商編軍計劃。將前項意見陳述後，葉同志謂：事雖重要，但分割建制，混合編隊一層，此間恐難決定。陳管帶已奉標統電召，今晚即開船督省，須向上級請示云云。餘尚未及表示意見，忽探目氣急敗壞，直奔而來。報告巡防隊已攻進考棚，殺傷多人。予求及時發動，彼實告：雖號稱一營，在此僅有三隊，眾寡懸殊，又無標統命令，不可孟浪，反致誤事。主張先以協同維持秩序為名，派隊出巡，藉便保護營救未死同志，較有實益。因囑予在營候船，隨陳管帶回省，不可外出。予以各同志生死不明，且多外縣人，言語不同，有再被捕殺危險，何可逕自回省？因央求派人引導，查明真象，再議善後辦法。承借新軍書記長衣帽，為予易服。並改名王楚初。選得力副目某（忘其名）為嚮導。囑予務少開口，一切可由副目應付，免露馬脚。先偕赴考棚調查。門衛森嚴，喝問何人？做甚？答以新軍書記長來此收屍。門衛稱：無論何人，收屍須偕地保來。予始知收屍須憑地保之事。求先進去察看，再覓地保。入門，祇見白木小棺，雜置雨中，無從辨識誰何？血已被雨沖作鏽色。五中欲裂，勉強入內覬視。徒見公私空箱與公文紙張，狼籍滿地，闕無一人。不能再忍，恐被察覺，即偕同退出。行稍遠，心傷氣結，茫無頭緒。稍定，始憶常德師範，即在隔壁。央再回去探詢。比及門，副目忽陪一穿棉袍者攀談，囑予獨去會客。至號房，連書米贊元、鍾傑姓名，皆即被閹人撕去，低語已一死一傷。正欲再寫時，老閹人忽高聲語我：監督現在商會，並

不在校，等候無用，請明日再來。予正不解所謂。瞥見副目和棉袍者，已走近號房。副目聲稱：請書記長回營，明日再說。並向我衣袋取出書記長名片，遞與棉袍者，匆匆出門。行稍遠，責我馬虎。始承告知彼人足着雲頭靴，乃防營老探。予始恍然！並感激老閹人之善意。因悟老人言，遂往商會。時同難同學修驚歐之尊翁翰卿先生，為商會領袖。被捕及逃出者，多承其保釋，或資遣。始知殉難者，為楊任、余昭常、向忠勇、米贊元、胡幻庵、張學衡、陳凝之、余化龍、張盛堂等九同志，而涂鑑衡、武振、鍾傑、及熊榮，皆受傷，餘無恙。而尤以正副招討使，及向忠勇同學死事之慘。在今日有難形諸楮墨者，向在同學中年最少，僅滿十六歲。聞其尊翁與陳斌陞有舊。陳本留心為之出脫。不意於亂兵進攻時，向獨出持槍抵抗，而彈不發。遂被馬刀砍傷腹部。血流腸出，猶切齒罵賊，自抽其腸，寸斷而死。名曰忠勇，可謂不虛，亦慘矣哉。修翁所不明者，陳斌陞獨將劉敦榮同學留在該部，未知吉凶？予央其作函保釋，交予持往。比至陳營，其承宣官某，真以予為新軍書記長。謂統領本有令禁殺，無奈多人出手搶炸彈抵抗，遂致誤傷多人，殊為抱歉。予詢劉啓榮可否保釋？彼謂早已放歸矣！予心良不安，恐係飭詞。彼因告以統領原有意出脫向忠勇，審及劉時，見其年幼以為即向。但劉自承非向，統領頗怒。復察其為新寧口音，恐係劉制台（劉坤一）族人，未便加害。但因楊余要犯待審，謂汝口齒不清。提開一邊，隨後再問。卒卒未能體知上意。竟未令入內，而以單衣跪於廳旁觀審。致使飽受虛驚風寒。（後知劉目親楊余兩同志之慘死。震傷兩耳，迄今猶聾）。事後詢知為恩人後裔。（陳係劉兵出身）授以衣鞋，溫諭遣歸矣。予疑始釋。然陳亦藉新都督蒞任，而投降。予遂附陳書田輪返省。是役修翁營救之力，有足多者。今次武漢退却，道出湘西。重晤修氏父子，

不勝死別生離之感。而驚歐同學，已兒女成行。當年豪邁，略見衰減。因貽詩寄意，有云：

死生如夢感如何？後死空教歲月過。
贏得餘生終復越，相期急難共平倭。
避秦無復桃源在，思漢遙看義幟多。
勁敵烏江終一敗，六軍齊唱大風歌。

憶從患難苦相尋，今復同傷外寇侵。
再別汪倫倍惆悵，重過衛八為沉吟。
一成興夏吾曹事，三戶亡秦楚客心。
無恙故人羨三樂，老成指點策謀深。

修翁喻意，欣然遣季子先貴從軍。今猶供職軍令部，亦知識青年從軍之一例。

抵省，謁譚都督報告。公笑謂「大難不死，不會再死。現鄂局危急，援軍不足。宜速除袁賊，以削北勢。我已派軍醫課長黃石陵為『京津一帶調查部』部長。此係秘密組織，以鋤袁為目的。汝沉毅可嘉，派汝為部員，好自為之」。予當即承諾。惟以老母臥病年餘，常德之變，謠傳到家，恐加母病，擬請假三日，回籍省親，以慰父母。當蒙面允。抵舍，母病沉重，中氣不屬。低諭：「汝仍須出門，亦可。予不阻汝。惟吾家宅相不吉。數代以來，母親從無得見兒媳一面者。我須破此惡例。故不復徵汝同意，已為汝兄弟訂婚。並定吉期，屆時歸家完婚，吾願足矣。」家憂國難，萬感攢胸！祇得強顏為歡，一一應允，以安其心。留漢口轉信地址於先父，終宵不眠。翌晨，先父步行送至車站。一聲珍重，老淚如湧。絕裾之痛，無逾此者。

抵省。復謁都督館假，並訪黃石陵部長，知同患難者共十九人。周岐、唐吉篋、唐拓莊三烈士，皆為部員。都督發紋銀八千兩，為刺袁活動費。適譚石屏先生被推為湖南代表，赴鄂。予等附輪同行。抵鄂後，暫住各省代表招待所，為前巡警道馮啓鈞逆產。

時戰況漸不利。而接鄂軍因待遇不平，爭餉。經鄂先輩在湖廣會館，召集大會。苦口勸導，遂得息爭。但北軍攻勢益猛！戰線更由蔡甸背進不已。黃總司令急募奮勇隊。予隨薩民（奉天財務學堂之湘籍學生）之後，投效從軍。苦戰竟日，漢陽已不能守。予等晚間仍渡江回武昌。漢陽旋告失陷。黃部長以予等別有使命，主張離漢北上。此時武昌已非有外交司護照，不能出城。黃乃向外交司張聲漢同志（瀏陽人，後為大東圖書局經理）取得護照。並託都督府將紋銀易成官錢局票，以減輕行李。但因漢陽既失，敵入子彈橫蓋江面。非經既呢廠到紅關碼頭，不能渡江。及抵紅關，只剩一木划，且被「有隣社」之日本人包安。經黃交涉，始允附乘渡江候船。予於初雪中，偶動鄉思。口占一絕云：

暮天遙望鄉關冷，雪映寒光樹影稀。
遊子此時涼透骨，不聞吾母喚添衣。
不意此詩竟成讖語。抵漢後，忽憶漢沽萍公可乃轉信地點。因往探視有無家信？不幸竟連得「母病篤速歸」急電。因念別時母病沉重，恐已不在人間。方寸已亂！馳向黃部長說明。黃謂抵滬尚有相當準備時間。汝可來烟臺胡都督（瑛）處，探詢會齊。將在該處製炸彈。並偵察京津實情，研究辦法，方能入京也。不意後來周岐、唐拓莊、唐吉篋三同志，因在該處造炸藥失慎，同時殉職。未幾而南北和議告成。旋總理讓位於袁，而炸袁之計中止，調查部亦告解散。

予乘英船回湘。過岳州時，適劉旅長玉堂戰死之後，潰兵放槍扣船，幾中流彈。匆匆返家，吾母已棄我八日。停柩待予，未封紫口。遺囑須如期靈前結婚，然後成服。先父及先姑母哽咽告予，皆痛哭失聲。予暈眩目黑，幾不知是何人間世？終天之恨，百身莫贖。

至是萬念俱灰，惟待父懺悔。旋同學來信，謂克強先生電召同學赴南京，進入伍生隊。予以家貧，正求業師李雨初先生，在報館覓職贍家。時正主編上海民聲日報也。因思附輪赴寧滬，察看情形，擇便而從。一舉兩得。元年二月，遂晉省到母校，已改稱陸軍將校養成所。得張輝瓚（石侯）先生幹旋，遂獲同行。以短視，命入復成橋軍需學校。校長為張絛忠（孝仲）先生。督教恭嚴。五月，隨政府之後，遷入北平煤渣胡同貴胄法政學堂舊址。時總隊長為石侯先生。教官多一時之選。除陸軍四大教程，及經理科目外。政治經濟法律，應有盡有。予性過慈少威，本不宜於將兵。至是更有偃武修文之念。九月，以舊淵源，承文俊勳漆英兩先生之介紹，加入新改組之國民黨。休沐有便，亦時赴三貝子花園，親炙宋純初（敦仁）之教訓。時劉式南先生，亦在校教國際法。課餘從學外交史。予已棄英德文而改習日文。期易閱讀日籍。且當時各科教材，亦多由日籍移譯者。漸練習閱讀原書，為予研究日本問題之開始。惟當時目的，多在效法。尚未深解日本之可畏與可惡。

翌年春，純初先生被袁氏走狗暗殺於上海。舉國譁然！自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先後下令解散國會及國民黨。校長恐予等受禍。密囑將黨證交出，代為封存。予感其善意。但追懷先烈歷次失敗，而今自總理讓位後，大局復壞至此。不禁感慨無量！曾作小詞兩闕以記之：

暫能春半，底事成分散？千縷柔絲渾欲亂，又被狂風吹斷。問誰釀就春容？更憐幾樹嫣紅。野徑落花無主，一任雨洗煙封。

相思兒令

三、辛亥以後之求學與歷練

清平樂

暫能春半，底事成分散？千縷柔絲渾欲亂，又被狂風吹斷。問誰釀就春容？更憐幾樹嫣紅。野徑落花無主，一任雨洗煙封。

相思兒令

三、辛亥以後之求學與歷練

為問年年花草，幾度化塵埃？一換一番依戀，歲月暗中催。漫教又被伊摧！倩芳魂留待春回。早知輕薄東風，那時切莫全開。

當時遇事皆不得直書，恐與文字獄也。然詞意略已盡之矣。時予貧甚。而學校月僅兩元津貼，無以贍養。以課餘為安徽法學會譯日本物權及海上商法，並為武德雜誌譯「肉山血海最後之決戰」一日文軍事小說。稍獲補助。然皆非以個人名義發表者。

需校為予擴展眼界成各種常識之時期。至畢業為止，始終未出前四名。深得校長及師友之愛護。於民國三年七月畢業。以先父隨邑先輩袁家普（雪安）先生在滇。予志願分發雲南。校長欲予等前六名同校，修改本科教程，兼任分教。承改派北苑第十師見習。端木傑（文俠）同學，亦以同由分發北苑。照常見習三個月。以母校需人，僅三星期即調回。校中藏有前貴冑法政所遺之善本及叢書甚富。除編講義及授課外，環境與設備，較陸小時代更好讀書。對於歷代養兵及戶籍統計之因革，皆得益於此時之研討。

九月譚組安先生忽派陸小舊友陳年頤丁肇華余兆熊及劉敦榮之胞弟敦楨等北來。出示任予為「蒙古考察團副團長」委狀，謂予在京已久，宜多負責，完成當年「京津一帶調查部」未竟之功。（刺衷）予引入別室，問帶工具否？如何運來？承告以炸彈甚好！係坐轎，藏在底板，帶進城內。均住永州會館。予焦急曰：大事敗矣。何不先以一人來討論方法？京習活人無乘轎者。僅城內居民之死於城外者，因例禁屍柩入城。故以巾覆面，裝成病人。以轎昇入城內殯殮。相習成風，守城者亦明知故昧，閉眼放行。（本地人皆守此習）今諸君活人。口操南音。而堂堂乘轎，魚貫入城。居民且側目引為奇觀！何況偵探？已盡

知蘊矣。且袁深居簡出，予從未見其面。亦非嗟咄可圖。務勿再回旅館！宜暫遠避，脫出偵探視線。重新規劃，再作計較。不然，徒死無益。除劉敦楨聽從予言，為此案之唯一生存者外。（今中大建築系教授），餘當時反以予為倖。事後查悉：彼等歸寓，察知有人守候跟蹤。欲脫出偵網，已不及矣。陳年頤年康昆仲，逃天津法界被殺，殉難於北平菜市口。丁肇華逃至鄭州被害，余兆熊逃至信陽，亦遭毒手。餘不盡能記憶。此為常德以後，革命青年之最大不幸為予所知者，未幾禍且幾及於自身矣。

日本提出廿一條，袁不但已屈伏，反欲乞靈為小朝廷之帝王。國人無不痛憤。予等聚談警識，人情之常。四年冬，松坡先生在雲南宣佈獨立，石侯師抵天津，招予等南下効力。羣情歡躍，偶弛戒心。不料早被步兵統領偵探告密：

「煤渣胡同陸軍軍需學校校本部後（予臥室）有教職員多人在球房會議圖謀不軌。」幸江朝宗為段祺瑞晚輩，而段本不嫌於帝制。我校屬陸軍部管轄，故江不敢逕自捕人。咨呈於段。段密交羅軍需司長（開榜）查辦。羅與張校長為好友，且同為力保予等任職之人。司中諸先輩，素愛護予等。當時密議，知予等無證物在校。但恐告密者與檢查者勾結，裁撤懲賞。（時此風甚盛）段已消極，久不到部。利用此機，先以電話請江朝宗派得力人員來部見總長，商量本案。料彼決不敢帶危險物見總長。待其到部，告以總長適有事回邸。已派定某協同前往該校搜查證據。如是彼輩無法能裁賊，此諸先生護後輩之善心。而用意周密，尤值敬佩。當時予對此等曲折，毫無所知。乃其後留東時，承參預承辦此案之邵仙洲先生詳以見告者。聞承趙樂亭先生關照預查一次矣。是日予正授第一堂課，課未畢，劉教育長（甄陶）已來堂內。如平日之巡視者然。及下堂時，乃不令予回宿舍強予到後院理化講堂，助其編

製教育進度表。且雜以閒談，予饑甚，殊不憚。良久，校長佩刀鏗鐸作響，步行甚急。來講堂，呼曰：幸已無事，汝可歸室。予不甚了了。急欲回臥室早寢。至門，則見予室地板掀翻，被褥衣箱，盡被拆開。稿紙封箋，狼籍不堪。予怒且訝，問何人為此？校長曰：趕至。止予曰：勿聲張，行未遠也。步兵統領衙門，與陸軍部派人來校會同搜查汝室。幸無證據，汝可少安毋躁。我將赴部中探明真象，為汝疏釋也。予因求離校，或住校外，免累母校，貽校長憂。校長謂刻仍宜行所無事。不可移動，反啓人疑。故仍暫留校授課，而心不在焉。聞此案經陸軍部以會查結果毫無證據，咨復部兵統領衙門。江遂未再過問，未幾余亦移住校外無量大人胡同，以示坦然。

時邑先輩程頌雲（潛）先生已在湘組織護國軍討袁驅湯（鄉銘）予遂婉商校長，以父病名義請假回湘。承程總司令委充中校糧服課長。予習軍需而服務本行，僅此一役。頌雲先生為吾邑長老，以其在外久，故承教少。得親教益，亦自此始。

張校長久欲造就高等師資，適日本陸大及各陸軍專門學校高等科開放，力保予資送留學日本陸軍經理學校高等科；予於五年冬離湘經北平東渡，蔣百里先生而後，予與殷同任時環，李鐵珊等四人皆為該校第二期中國學員，今效力抗戰陣容者，剩予一人而已，人世滄桑，兩堪浩歎。

（下期續完）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附以珍貴圖照，內容精彩，篇篇可讀。